

追忆母亲

曲培山

2013年6月14日(阴历五月初七),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黑暗的日子。凌晨六点半,母亲缠绵病榻两年之后终于离开了人世。留给我们的只有很深、很深的思念……夜深难眠,辗转反侧,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写出以下一点文字,悼念伟大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可正是这样一个普通妇女,却含辛茹苦地抚养了两个孩子,赡养了三位老人。那时家里很穷,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劳作,晚上挑灯绣花。后来,母亲又自学了裁缝技术,凭着勤劳质朴的品格挣钱补贴家用。她从不给我们讲大道理,只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感化我们。母亲的孝道为人称赞,独自赡养爷爷、奶奶和姥爷,从没有跟老人红过脸、顶过嘴,有好吃的先给三位老人。母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孝顺媳妇,她用自己对他人的孝顺来教育我们要孝亲敬老,我们兄弟也是这样做的。

记得2006年,母亲在检查中发现胃里长了一个小间质瘤,母亲怕花钱不愿意动手术,但我们兄弟坚持让母亲在毓璜顶医院动了胃部切除手术。在手术期间的21天里,我们兄弟衣不解带地照顾母亲。手术后母亲身体很虚弱,我们想方设法给母亲补身体,每星期一定回家住几天陪陪母亲。2010年,母亲又在检查中发现了间质瘤复发,我们主张再次动手术。在我们长期的劝说下,母亲终于同意再次手术。2012年春节过后,我们在烟台中医院给母亲动了第二次手术,可是手术没有成功。在之后的时间里,我们想尽各种办法给母亲寻找偏方来治病,钱花了不少,可效果很不理想。望着母亲黯然无华的面庞和日渐消瘦的身躯,我痛心如刀绞,而母亲却总是面带笑容乐观面对我们,她说:“看到儿子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还都这么孝顺,我知足了。”不仅如此,她还坚持带病为我们照顾上幼儿园的女儿。

母亲很爱我们兄弟,

在我念初中和高中时,每个周日回家,母亲总是给我做好吃的饭菜改善伙食,还偷偷地给我几元钱带回学校买好吃的补身体。当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给了母亲100元钱,母亲开玩笑地说:“这钱还不够以前的利息呀!”说完我们都笑了。每次我给她钱,她都为家里买了东西,自己从来不买什么。我工作的地方离海边很近,我经常买一些新鲜的海产品带回家。母亲经常笑着说:“跟儿子沾光了,能吃到这么新鲜的海产品!”我听了很高兴,这么小的事情,母亲却经常挂在嘴上,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回报母亲。

现在,我们兄弟挣的钱多了,子女也都上学不用母亲照顾了,我们本想让母亲过上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是母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苦。我想念我那平凡、慈祥、可亲可敬的母亲。

谨以此文悼念我那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也以此文献给世上所有伟大的无私奉献的母亲们,祝愿母亲们幸福安康!

“蓝瘦,香菇”之殇

姜静

“又要加班,蓝瘦,香菇!”“作业没写完,明天就要交了,蓝瘦,香菇!”“股票又被套了,蓝瘦,香菇!”

今天你“蓝瘦”了吗?如果你还不“香菇”,那真是要out了。最近各大网络平台被南宁小哥“蓝瘦香菇”的梗占据了热搜榜首,同东北口音、福建口音一样,南宁夹壮特色的“南普”在网络上成功地火了一把。可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在我们用“蓝瘦,香菇”作表情包娱乐大众的同时,部分壮族人民不乐意了,纷纷发声:这锅,我们不背!

那么问题来了,这“锅”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我们回到南宁小哥的“蓝瘦”小视频。视频中,小哥刚同女友吵完架,满脸忧愁又柔情地讨伐着女友,“蓝瘦(难受),香菇(想哭),本来新颠(天)高高兴兴,泥为什莫要说这种话?蓝瘦,香菇,在这里,第一翅,为一个女孩尿射么香菇,蓝瘦。泥为什莫要说这种话,丢我一个人在这里,香菇,蓝瘦,在这里,香菇。”

视频中,小哥哀怨的表情,再配上谐音有趣的南普,让人看了确实忍俊不禁,有相当的喜剧效果。而南宁小哥讲的南普,正是广西地区人们说普通话时受到壮语北部方言和西南官话的影响,d和t不分,“想哭”变成“香菇”,n和l不分,“难受”变成“蓝瘦”。因为在民族院校读书,学习壮侗语言,我们对这个话题更为敏感。非壮语母语人,我们对“蓝瘦,香菇”的调侃表示感到非常有趣,看到自己熟悉的民族语变得广为人知,

觉得很开心。但周围的壮族老师和同学大多数都不这么认为。在项目组的微信群里,壮族老师和同学发起了一股抵制“蓝瘦,香菇”的热潮,母语人们普遍认为,视频中的南普现在广为流传,经媒体渲染,发酵后成为了一种丑化壮族人的一种行为,这是不能接受的。

现象背后总是隐藏着情理和本质。为何同一件事情,各家看法如此不同,除了个人情感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缘由呢?想到之前跟项目组几位壮族老师聊天时,大家纷纷都以自己是普通话测评员为荣。与同学交流,广西的同学也经常为自己讲的普通话没有南方口音而感到高兴。这说明,讲好普通话对广西的壮族同胞而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普通话讲得好,则是一件可以夸耀的事;讲得不好,自然就不想拿出来说道。语言的兴衰与流传也跟当地的经济、政治地位有关。当一个第一语言并非普通话的人,非常注重普通话的学习效果,并为之努力,却说得并不标准时,他得到的不应该是谩骂和嘲笑。

好在大多数人对待“蓝瘦,香菇”的语言现象时,是持喜爱态度的。有人可能认为普通话讲得不好,方言或民族语口音严重是件丢人的事情,但我觉得“不标准的普通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妨碍“语言之美”,真正的“美”是尊重差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保存文化多样性。作为普通网民,在尊重民族情感的基础上,不恶意丑化,不故意宣扬,小范围娱乐一下,也不伤大雅。

《冰心与烟台》⑫

“爱烟台,甚至胜过爱她的故乡”



焦红军

冰心的心一直就未曾离开过烟台。

这自然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话,从她的文字中,我们便能深刻地感受到。

“记得小时候住在山东烟台,每年冬天都下着深可没膝的大雪。扫到路边的雪足有半人多高,我和堂兄表哥们打雪仗,堆雪人。那雪人的眼睛是用煤球镶的,雪人的嘴是插进了一颗小福桔,十分生动夺目。这时还听到我二弟的奶妈说金沟寨里有一家娶亲的停在门洞里接新娘的红轿子,竟然半天抬不出来。我多么想念我童年时代的大雪呵!”

与其是冰心想念童年时代的大雪,不如是说想念那个下雪的烟台。

熟知冰心作品的人都知道烟台在冰心心目中的地位,冰心先生曾经说过,烟台是她“灵魂的故乡”。

冰心的女儿吴青曾经对烟台客人说:“妈妈太爱烟台了,

甚至胜过爱她的故乡。妈妈说大海在她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正是在烟台妈妈认识了大海,认识了大自然。我曾经问过妈妈,问她为什么喜欢海,妈妈说大海使人心胸开阔、包容一切,大海给予别人的都是爱。”

“烟台海滨的天,是辽阔无边的;烟台海滨的水,是虚怀广博的。它们浩瀚得没有边际,一直延伸到无限的远处,天水连接的地方。这博大的苍穹和大海,又时时改变着自己的颜色和脾气:有时在蔚蓝色的天空下面是青蓝色的海水,它们温柔地摇摆着,泛起朵朵白色的浪花,而在浪花和海水上面,又点缀着道道金光;有时在灰色的天空下面是青灰色的海水,风和海浪糅合在一起,急促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天空和海洋都变成了漆黑的墨色,但又常常有星,有月,陪伴着它。”

冰心曾把大海称作她童年活动的舞台,而称她自己为这个舞台上的“独脚”演员。她在步入了老年之后,曾经这样述说过大海与她童年生活的关系:这是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的布景。我是这个阔大舞台上的“独脚”,有时在徘徊独白,有时在抱膝沉思。我张着惊奇探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泼满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变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

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冰心曾经流连忘返的海边漫步,细细地体味她海一般的心胸;尝试着与海潮、海鸟对话;试图洞穿她百年前被海水海风浸染的晶莹剔透的心灵。伫立在海边,读着冰心先生心目中的海,似乎读懂了她的一些诗句、读懂了些许冰清玉洁的她……

是否也如她一般“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

一百年前,正值垂髫之年的小冰心,站在海边,与浩渺神秘、波涛汹涌的大海日日对话,作无言的心灵交流,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悉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漠,我都有无限的亲切。”烟台以及这儿的大海,成了她的第二故乡,她的诗文中每每写到烟台的海,都渗透着浓浓的真情。

进入老年的冰心,似乎更加怀念“灵魂的故乡”——烟台,更加看重乡亲的情谊。

1990年4月的一天,当烟台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记者徐冰走进了冰心的家门,他把冰心童年住过的或是经常去过的地方拍了一叠厚厚的照片,呈现在90岁的冰心面前,冰心随手拿起一张,眼睛随之一亮,几乎是喊着说道:“这是金沟寨!”徐冰一下愣住了,老人竟能一眼认出她童年常去的村寨,而她最后一次离开那里,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了。

这样的情深义重,这样的无限留恋,岂是一般的情感所

能比拟的。在冰心的心里,烟台早已是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精神支柱。

冰心一张张地翻看着照片,一边把在烟台、把在金沟寨的件件事娓娓道来。脸上绽放的是安详的笑容。

这个时候的冰心,无疑是幸福的,她还有着自己的美好回忆;而烟台无疑也是幸福的。

情到深处,冰心不觉抬起头,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像是看着金沟寨后边的那片海,她语调舒缓地说:“烟台人每次来,我都觉得他们是我的乡亲,比福建人呢,更有乡亲的味道。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了,别人一说到故乡,我总是先想到烟台……”

乡亲自有乡亲的情谊。在烟台,凡是有幸接触过冰心的人,都能感受到她那份浓浓的乡情,都能给你讲述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1963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为了了解馆藏文物“烟台海军学堂照片集”的来历,时任烟台博物馆馆长的宋玉娥辗转打听,叩响了冰心的家门,因为冰心的父亲是烟台海军学堂的第一任校长。年过花甲的冰心听说烟台来人了,喜出望外,她热情地把宋玉娥迎进屋里,端来一杯茶,送到宋玉娥的手上,剥开一粒糖,递到宋玉娥的嘴边,然后急切地向宋玉娥打听:当年的福建会馆怎么样了?那里是父亲领她去与同乡聚会和看戏的地方。宋玉娥告诉冰心,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当年的福建会馆,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得很好。听到这里,冰心激动了,她突然捧住宋玉娥的脸,深情地吻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亲吻使宋玉

娥这个性情豁达的北方女子开始不知所措,继而热泪盈眶。接着,冰心又深情地说道:“烟台的大海,是我童年的摇篮,我对烟台的眷恋无法比喻,见到你就是见到乡亲。”

此时,当我们再次回味冰心女儿吴青曾经对烟台客人说的“妈妈太爱烟台了,甚至胜过爱她的故乡”这句话时,感动之情便油然而生。而当我们再次吟诵冰心饱含深情写下的一篇又一篇赞美烟台、对大海眷恋的美文时,心中就会有一种“故乡”的情愫涌上心头。

毕竟,烟台收藏了她此生最美丽的回忆,雕刻了她此生最刻骨铭心的时光。

因为我们知道:在冰心的童年里,有烟台、大海、军营、乡野、天后宫戏台、母亲、父亲……这些温馨的美好人生家庭回忆,这一切必然成为构筑冰心的“爱的哲学”的记忆碎片和符号;自然,童心,星光、月夜、潮涨、潮落、父慈、母爱,以至于这种独特体验和人生况味都体现在她以后的诗歌、散文创作里。在冰心的一生记忆当中,烟台的山、烟台的海、烟台的烽烟、烟台的渔火,烟台的往事,烟台的种种记忆……童年的烟台已经完成了对冰心的不可估量的人生引导启蒙,并成为冰心心灵中永久的回响。

让我们借用冰心的一首诗作为结尾吧:
大海啊!
哪一颗星
没有光?
哪一朵花
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